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

每逢星期六發行

全年五十期
連郵費一圓五角
國外四圓
零售每份三分五

中華民國十四年
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

生活

民國十四年創始

編行者
生活週刊社
上海霞飛路環龍別業
電話七一五三二

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
內政部登記

第一卷第十二期

隨便談談

生活中的一種可怕現象與其救濟法

記者

生活中有一種極普遍的現象；就是無論居高廈乘汽車的銀行大班，以至月得數元薪金的小夥計；無論所有的職業是屬於工商界，教育界，軍政界，或其他等等，講到經濟方面，差不多沒有一個不覺得入不敷出的痛苦．

這種不舒服的感覺，或竟可稱爲苦況，直接可以灰人意志，或降低其品格，間接便要造成不能樂其所業的結果，減少他們服務社會的效率，所以很是一種可怕的現象．

救濟的方法，不外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，在積極方面，各種事業的領袖，或上級職員，有權支配服務職員經濟收入的人，應當極力酌量於可能的範圍內，時時顧到服務的人的困苦，但是人類的欲望無窮，經濟的需要也無窮，所以在消極方面，我們還須嚴守量入爲出的原則，排除虛面子，纔能不陷困境，凡事須有預算；不但要有預算，還要嚴密的遵守預算，務令勿使超越，誠能這樣做去，上面所說的可怕現象，至少或可減少一些危險的程度．

本期目次

生活中的一種可怕現象與其救濟法　記者
好勝　兪子夷
窮人說平等　定節
不教而誅　李景仁
中夜　沈[illegible]綸
生活消息
上海重利放款

好勝

兪子夷

好勝是人情之常，做小工的，想做工頭；做工頭的，想做包頭；小包想做大包；徒弟想做夥計；夥計想做經理，經理想做老班；小兵想做兵官，下級兵官想做上級兵官，上級兵官想做有地盤的軍長；地盤小的想地盤大；關外王想統一中

華，推而至於強國想併吞弱國，那一件不是起源在好勝。從另一方面看，小工變成包頭，夥計變成老班，書生變成官僚，小兵變成軍長，何等光榮！何等顯揚！朋友們那一個不來拍馬！街坊裏那一個不羨慕！旣富且貴，雖不能榮封三代，然而子女們能榮宗耀祖，做父母的至少也可擺擺架子。何況金錢的收入加多，一生自然吃着不完的了。所以在國民看來，是五四運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叫他們下台的賣國賊，在家鄉看來，還是富貴榮華的闊老。

唉！好勝好勝！多少的罪惡起源都爲了好勝！好逸惡勞也是人情之常。電燈總比油盞亮，狐裘總比棉襖暖，熱水汀總比雙鞭的火爐熱，汽車總比步行快，誰不愛舒服！物質的文明，一天一天的發達，人類好勝的慾望，也一天一天的增加。並且也一天一天的不容易達到。譬如比賽，得到一二三名的總究是個少數。好勝而不能勝的，總究是大多數。在起先，或者競爭還用公道。到後來不能勝的人，便利用不正當的方法來想取勝。想做校長的敎員，便利用學潮來驅逐前校長，想奪地盤的軍官，便利用倒戈來迫人下野。幸而工商界還沒有這敗類的行爲。不然，全國的社會秩序，永久是混亂，不可收拾的了。

要勝的方法也多得很，有名的敎員，在某方面儘可以勝過校長；不一定要做了校長才算是勝人。有名的軍事專家，只要能爲國立功，抵抗強隣的侵略，即使解甲歸田，名譽上也勝過搖尾乞憐靠外國勢力存在的大帥。

我們一個人的生活，有物質和精神的兩面。好勝，不一定要在物質方面用功夫的。在事業上，在精神上能勝人的，別人無從用狡滑的方法推倒，實在是永久的勝人，賣報童子安迪生，不是在電氣界，發明界求勝人的嗎！他在美國某車站做電報生的時候，不想做站長，不想做鐵路局長。他的勝人，在乎電報機的改良，站長局長的升遷，不知換了多少人，但是安迪生的勝人處，至今沒有人可以侵奪他。這比了富貴榮華如何！

再退一步想，世界上有出名的英雄，也有不出名的英雄。三軍將領，保國凱旋，這是少數出名的英雄。但是打勝仗的，不是少數的將領而是多數的士卒。，這多數的士卒，全是不出名的英雄。巍巍寶塔，放金光的是塔頂。但是負重大責任的，却是人家看不見的塔基。一個國家，一個民族，也要靠無量數不出名的英雄做立國的基礎。

不要看輕郵差，他對於社會的供獻，比無聊的政客要大得多。不要看輕開火車頭的機匠和火夫，他的責任比只知刮地皮的縣知事要重得多。不要看輕碼頭上的扛夫，他們的勞力，比賄選議員的嘴要名貴得多。就是做一個小工，小夥計，鄉村裏的小敎員，只要吃了公家的飯，盡了公家的責任，比那坐汽車吃西餐住洋房的賣國賊，着實要榮耀到千千萬萬倍。

職業有什麼貴賤！不做正經的職業而白吃，白住，白穿——連吃祖宗的也在內——才是可賤。行行可以出狀元，只怕我自己不聰明，只怕我聰明不用在自己的事業上。不然，做不出名的英雄也好，做自己事業方面出名的英雄更好。地位的高下，薪俸的

大小，能得公平，因然是好事，但是在這種混亂的時代，地位愈高，收入愈大的人，愈是可咒咀的人。地位和收入，不足以代表人的價值。我們的價值，在乎自己的事業上呢。青年，努力！

窮人說平等

定節

阿素的父母，住在城外三里多路。兩間東倒西歪的茅屋，秋間遭了一場大雨，差不多又要塌下來。這一天他媽正坐在三只脚的板櫈上，揉着肚子忍飢，透明的天窗裏，刮下許多冷風，拚命向他撲來。忽然抬頭，阿素遠遠走來，他這一嚇，非同小可，渾身發抖，急着問道：幹什麼事，何先生怎麼不要你呢？咳媽媽別忙，何先生今天回來，開洋會回來，說人都平等，沒有主僕的分別，所以一切事都自己做了，現在城裏，什麼人都離了他的主人。媽聽了，不由分說，接着罵道：扯謊小賤人，什麼平等，我活了四十多年，也不常聽過，好端端住在何家吃些飯，尋什麼死路，逃回家呢？你看米也沒有一粒，柴也沒有一根，只恨老天不照應，雨不大，假使做了水災人民，還有幾個大餅和饅頭喫喫呢。咳，這是天理，也不怪你了，你的父親，前天生了病，因爲沒有喫，也不管身體了，借了趙家的當頭，租到一輛洋車，或者可以得些油水，你等着罷。太陽已經落山，月亮還睡着沒有醒來，那大路上一蹺一拐的車夫，不是他的丈夫麼！連忙問道；除了租錢，餘下多少，好了，餓了一天，該吃飯了。伊眉頭一縐，說他做什麼，總之我想社會愈文明窮人愈難過，我一進了城，便聽得什麼世界大同，人類平等，許多聲音，我也不顧，只是喊誰坐車坐車？可憐早上賊到夜間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他們都對我說：你老老了請自便罷，我居心何忍把人家當牛馬呢，天賦人權，誰敢侵害，後來我急了，找着一個老人，幸他救我，坐在車上，然而被後面一般女人罵他不仁，他急急地走下來，可憐的很！我空費一天，咳，文明人的體面話，正叫窮人自殺呢，吃沒有吃，平什麼等？說罷，把車一放。兩手不住的擦他灰白的眼，阿素同媽媽面上都很光滑！好像着水的一般，這時四圍墨黑，什麼都不見，他三人直挺挺站着，一點聲音也聽不見了。

不教而誅

李景仁

連年歉收，哀鴻遍野，老弱多已轉乎溝壑，强壯者早乘機而起，幹那移人有爲己有的生活了，昨日沙河莊被搶了，今日澤科村架去肉票了，甚麼十里坡行人遭刼，八里橋路人被殺，一處，一處，接二連三，絡繹不絕的，到縣署報案，呈請捕拿，縣署也祗得慌著調動縣兵，差出密探：凡是行蹤可疑，或經人告發，未及逃脫，一經拿到，當堂嚴訊，問明口供，立予槍斃，毫不寬赦，看他們的意思：好像捕得緊了，辦得嚴了，就可以鎮懾住這種人？減少這種似的？但是法場裏不絕的有土匪屍首；一切小民，不但不害怕，反視爲極平常的事。所以捕拿的自捕拿，槍斃的自槍斃，土

匪呢，仍是一天多起一天．起初不過要些財物；後來竟連人也殺；縣當局並不知道這是甚麼原因，祇是惡狠狠的，行他那捕拿槍斃主意！

縣署的前邊，滿了無數乞丐；周身纏着爛碎的布條，露著凍裂了的肌膚，鳩形的面色；蜂擁著穿長衫的，老爺，少爺的亂叫．……從西來了一個老嫗：約有六十歲上下的年紀；肩上背着一個包兒，跑得慌慌張張，望縣署前的監獄門首來．來到就要望裏進；被看監門的獄卒攔住，她著急說：我不是前次常來送飯的，你這位大爺，不認得我了嗎？獄卒說：『不是不認得你了，祇是今日，你不必望裏送飯了，你的兒子，今天下午就……』，說到這裏，忽然變了顏色，似乎覺失言是的；她急忙問道；我的兒子要怎麼！莫不是大老爺要開恩，放他出來嗎？獄卒說：『不是；今天下午，大老爺要管他飯了．你前次送的飯，他還沒有吃完：你可快回去，不必給他送飯了．』她聽了似不深信，獄卒催她『快回去，快回去罷，老爺要不依了，』她祇得背上包兒，慢慢的走回．看她心裏，像覺得獄卒和她說的話，不莽的樣子，又現了一種很恐懼的狀態，她或是揣測得獄卒的話，是凶多吉少？漸漸也走得遠了．她本是梁家莊人．她的兒子姓梁，名善同，是一個幹正業的人；有薄田數畝，豐收的年景，僅能維持生活，無奈前年被水淹得一粒沒得；接著春天大旱，秋季的高粱，又被風摧得祇剩了根子；這善同竟不能度日，祇得各處找地方傭工；想養他母親和他妻子．誰知那些富翁，雖有的是陳糧餘錢，因著年荒，沒有許多活幹，就不僱人了．善同找了好久，並無人用他；看看沒法，他就向那富有的鄉鄰告貸，但是那些富翁，豐年的時候，知道窮人的生活，不多困難，還或者肯借給他們用．來到荒年，他曉得窮人，非他是不能謀生；所以家裏有幾畝田產是，那些富翁，早就想用重利剝削，吸收他們的．梁善同如何貸得出來！最後請人說着，將產業作保，才得三分半的月息，取到錢了，諺云．『坐吃山空，』貸來這筆欵，怎能長久，不幾天吃完．祇得又貸，這麼一次，二次，……一算，幾畝薄田已竟完了！那債主催得緊，梁善同的地，又賣不出去，祇得作個極低的價格，立就契約，雙手送給那個富家了！

他的產業雖淨了，他母親和他妻子，並他自己，仍舊是要吃穿；可是衣食從那裏來？他看看一家老小，連哭帶叫；眞是：『嗷嗷待哺』的樣子，善同祇得又到以前貸給他錢的那家去；想着產業盡上了他家，利息又着實不薄，又是自己族裏；按前次利息；待豐年作工償他；或不能不允吧！——但凡是富人，都是驕且吝的：善同這同族，單名慶，人多叫他涼水，尤其刻薄得利害，當下善同求他，他竟無論如何，不再應承；反說了好些難堪的話；善同也不能奈何他，祇是懷恨在心，憤憤的回去，想着眞是沒有活路，難道說死了不成？——孟子說的好：『無恆產者無恆心，』各處刼掠的，不祇數人，善同竟想入非非了！

事有湊巧；著名的匪首，綽號北霸天，到梁家莊號召黨徒，善同看一家快要餓死，遂拼捨生命，乘這機會

，投北霸天入了夥；也顧不得那禮義廉恥了．入夥後，那北霸天問他要功；善同想刼掠人家，有些不忍，想到梁慶那樣可惡，遂告訴北霸天，乘夜闖入，梁慶家人，盡行逃脫，沒有綁住肉票，事過以後，那涼水簡直控著善同，說他引盜搶去大洋二千八百元，縣署將他捕到，嚴嚴的審了一番，問出口供，判決罪名，專待處决．

他母親還不知道；所以每天領兒媳，孫子，乞討點食物，來送給善同，今天獄卒不依她望裏進，誑她回去，她也不知甚麼原因．

到了下午三時，獄門開處，扭了滿身刑具，面無人色的梁善同，出來了！盈街兵馬，後邊簇擁着一乘藍轎跟了不少民衆，廃頭止處，早到法場；無限目光，注射一處，並不聽得言語．熱鬧之中，露一種悽愴慘淡的景况；猛聽喊道：我是飢寒逼迫，一家就要餓死，不得已才幹到這步；何嘗不怕槍斃！我所幹的，也不過要點財物，救我母和妻子生命，那富家用重利剝削貧民，比我萬惡着幾倍；爲何官署不過問？我們貧民，年年餓死，爲何官署也不過問，我如今是要死了！可是我死以後，我的老母妻子！如何…………．祗聽得槍聲一響，那話音也止住了．

夜半

沈至精

殘冬的天氣，冷得可怕．連日淒風苦雨，陰黯沉沉．那般富有的人們，老早袖着手，圍着爐，笑哈哈地講些消遣的故事，度過這嚴冬的深夜．那知在這個當兒，尚有無數的人們，食不得一飽，衣不得一暖，終日奔馳，祗爲着這生活兩字呢！

這正是夜間十點鐘的時候，飄飄的西北風括過．不住一滴滴的微雨，落得令人心痛！阿兒的母親，坐在灶邊的火堆旁，默默地在那兒補破了的衣裳．雨住了，風小了，大地的一切，都靜寂了．除了遠遠地鬧着幾聲犬吠聲外，一些聲息也沒有．

『媽呀！爸爸還不回來，已經十一點鐘了！我明天要兩角小洋買寫字本．爸爸還不回來呀！』一個年約十二三歲的小孩，坐在他母親的身旁，手摸摸眼睛，再伸伸懶腰，好似要睡的樣子，這樣地說．

『阿兒呀！你真瞎講！你爸爸前次下雨時，左脚跌傷了，現在還不會好，只因爲前天欠的米錢要得緊急，油也沒有了，所以忍着痛，拉着車子出去了，這時候還不回來，不知又跌在甚麼地方了，你還要兩角小洋買甚麼寫字本呢！你眞不知死活！還不睡嗎！』阿兒的母親縐着眉頭，一邊做活，一邊帶訓誡似地對阿兒說．

夜半的街中，甚麼也沒有，除了一個立在那裏打瞌睡的警察以外，剎那間，沉靜的空氣，被遠遠的車輪聲衝破了．一個年約四五十歲的老人，穿着一件薄薄的短棉襖，赤着足，拉着一部黃包車，徐徐地向街的西首進行．

『黃包車！黃包車！』一個穿着

皮大衣的少年，帶着一個穿皮披肩的新式女子，一邊走，一邊這樣地叫個不住．

『來了！來了』那老年黃包車夫飛也似地向那邊跑．『先生到那裏？還要一部車子麼！』他親親熱熱地向那青年說．『麗英呀！我們就坐一部車子好罷！』那青年對他的女伴這樣說．『好！走，快點走，風眞大，我的面孔吹得難受呵！』女人說．

『今天的戲還不錯，麗英呀！陳善甫唱孔明眞好，蔣月樓裝趙雲也不錯！你覺得怎樣？』少年一面吃烟，一面對那女人說．

『我早上說要坐汽車出來．你偏說不要！這樣冷的天氣，看戲不打緊，却使我凍得要命！下次我是不來了！』女人好像發氣似地對男子說．

『到了，到了，』青年這樣地對黃包車夫說．他們兩人下車了，黃包車夫數着銅板，只有八板．於是跟着他們，口中叫着：『先生，先生！這樣遠的路，只把八個銅板，太少了．請再加幾個！』那青年一邊往門內走，一邊咕嚕咕嚕地說：『老頭子，跑也跑不動，這點路，拉了半天才到，還要添銅板呢！去！』那老黃包車夫祇好將銅板放在袋內，拉着車子．一步一步地向他家中出發．

『阿兒的媽！開門！快點開門』老年人這樣地一面說，一面敲着門，『冷飯有嗎？我還是兩點鐘的時候，吃了兩個牛肉包子的．快些泡點冷飯吃，肚子餓了！』老年人坐在灶邊火堆旁，一面洗脚，一面對阿兒的媽說．

約莫一點鐘後，甚麼都靜寂了．無情的朝陽，已催人們起身．阿兒的爸爸，忙忙張開眼睛，披着短襖，赤着足，拉着車子，又向那紅男綠女雜踏的街巷找主顧去了．

生活消息

上海重利放款

在上海借債，取息頗不一致，當舖利錢，每月自二分至一分八厘，也有每期(十日爲一期)三分或二分的，向人乞貸，數目大的，要把田房地產做抵押品，每月利息一分，或八厘六厘從沒有超過一分以上，數目小的，僅立一張借據每月利錢，約自一分五厘起到四五分不等．

有一般人專指放債度日，有『二角個洋』『皮球洋錢』『印錢』等三種借法如下：

『二角個洋，』借一塊錢每月取利二角，這種借法，祇要有個保人，介紹，便可借到了，但是最多以十塊爲限．

『皮球洋錢』借一塊錢，每天取利自四十至六十文，借了皮球洋錢，天天要出利錢，直至還了本，方能止利，一月不還，須付三十天利息，一年不還，須付十二月利息，有急用時，祇借用一天去還，還比較合算，因爲典當裏一塊錢，連存箱要三分大洋，雖用一天，也是三分，而且又要用東西去典咧．

『印錢』借一塊錢，當場提扣鞋襪錢一百文，第二天起，每天收錢一百文，收了三十天，本利都淸，因爲收取一天錢，便這天日期上蓋一小印，所以叫印錢，譬如借五塊錢，那麼每天打五百文，十塊錢每天打一千文．